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夜雨秋燈錄 陶莊

天長龍興集之北，有感蕩湖，煙波浩渺，水禽咯啁，頗稱佳景。湖中央有土丘一坯，廣可□畝。東為貝岡，蜿蜒起伏，田水四達，涓涓由東之西入湖，必經土丘過。登丘一望，視橫治諸山，宛在几席。而後面又有數□小培，可為靠廂。城閣台榭，遙為四屏；雙橋彩虹，如張旗鼓，是真吉壤。惜向無人知，僅為耕農散牧之所。忽有客自江西來，毛姓嶠名，方壺其字，自云「堪輿家」，館於廬龐陶莊，賓主投洽。為人寡言笑，愛趺坐，間言休咎，無不奇中。然每午餐後，必芒鞋竹笠，放浪於山巔水涯，犛犛來去，至夕方歸。又自弄小艇游湖上，必窮極煙水深處而後返。忽微疾，陶翁親為侍湯藥。瞬西風起，陶翁立制新衣贈之，不受，翁俟其寢熟，潛易其蔽者。毛無奈，始衣之。婢僕侍役，禮或稍疏，翁必加杖責。毛感極，忽謂翁曰：「旅人飄泊承盛德，思有以報，未知翁意所在，欲貴乎？欲富乎？乞示我。」翁曰：「能富即貴耳。」曰：「湖中有佳處，可為陽宅，子孫徙而居之，可富數百甲子。」

翌日，偕翁放船去，為指示，即是丘也。翁歸，即以重資購成，四週水田亦在其內。呼工庀材，倩毛諷吉點向。毛蹙額曰：「翁知鄙人毛遂之意乎？」曰：「不知。」曰：「僕自知命宮，往後有三□六年磨蠍運，惡曜所照，數不可逃。若家居，尤顛沛。頃為翁卜築瀛第，成則翁富，富則地靈怒，鄙人必喪明，終日黑摸索，誰為給衣食？翁長者，能諭子孫不失信乎？」曰：「是何言？僕即瞑目，當立遺命，違者墮泥犁。」毛喜，即為營造。上樑日，毛猶與翁閒話，曰：「若為竹逕，若為荷亭，便不負詩情畫意也。」言未已，忽睹日邊有黑子如彈，聲錚錚自西來，倏忽大如鷹隼，遽撲眉宇，毛大呼倒地，扶起視之，二目已盲。由是坐臥行動，常在一室，飲食供養，精於平時。

翁長子次子，均於是秋文武同中式。翁益信毛。時於柴門倚仗，看湖水月，倏然出塵。忽睹前岸有火光，若青磷之亂舞。然火有燄，而光有芒。問毛，曰：「試往掘之，必有得。」如言攜畚往，果得窖朱提□二甕，遂大富。長次兩君，欲赴京兆試，毛頗阻撓，不聽，公車北上，竟中進士歸。翁猶如故，而其子竟不能不心焉疑之。長君旋以太守，次君亦以都司，出仕五六載。翁病篤，呼兩子棄官回籍，宦囊甚豐，陳騾綱於庭。翁唏噓曰：「爾輩知從何始有今日耶？」曰：「大人德蔭也。」曰：「非也，此毛君之功。我死後，爾輩積德累功，以報毛君，更事之如父，較重於尋常父執，則地利可堅。倘禮衰即以不孝論。」兩人泣受教，翁更托孤於毛，賓主嗟歎。

翁卒，二子守制於家，頗事聲色，作威福。毛諫之，不聽，即亦不再言。而禮竟從此缺。毛枯坐團瓢中，聞廳事酣歌快舞聲，冒撻奴僕聲，頗不耐。忽又聞兩三小童唱曰：「瞎子瞎零丁，吃了多少死蒼蠅。瞎子瞎鹿瀆，吃了多少鑽蛆肉。」心更厭惡。一日，有門雞誤落藩園淹斃，次子諭即棄去，長君立命以陶器就火燻熟，為毛午餐。餐已，雛婢來問曰：「先生食雞汁甘乎？」曰：「味猶是也。」曰：「得味外味乎？」毛知有異，婉詢婢，婢縷述，知大郎之惡作劇。囑勿語，收匕鬯去。由是毛心頓寒而辭色不露。唯命環第四週多種桑，詢何所取，曰：「尋常青鳥，只知此處為橫冶入湖正脈，沙岸迴環，輔山道向，不知此名『龜跌穴。』植以樹則綠蔭參天，如龜蓋之生綠毛，貴不可言。」兩人信而從之。

植甫年餘，地忽震動，舉宅惶恐，毛遽以手撫匡牀，呼曰：「誤矣！」詢之，曰：「吾妄言，言非公子所深信。盍掘中堂地二尺，可得一斷碣。」如言掘，果得。文曰：「形則龜，體則瓢，葬者漢將軍，破者江西毛。」字隸體，苔花繡澀，短石如磚。述於毛，曰：「公子無恐，有僕在，禳之尚未晚也。」遂扶之，步第之左右，口嚼土花，辨味而定穴者四，曰：「盍急穿深井。」又於第後植杖畫地如人字，曰：「盍急濬小沼，如是，則老元緒當長相守，富貴可萬年。」工甫竣，毛之雙瞳忽開朗，遂揖別曰：「二□餘年坐承豢養，心甚不安。幸天佑盲瞳復明，從此天涯海角，或有晤時。」欲挽之，已飄然徒步行。

毛去，犛犛一身，資斧斷絕。行至來安山中，有小廟，距郭近，神佛拋露，眾丐居之。毛謂丐曰：「爾等能供養我，我能為爾等造命。」眾丐爭應曰：「諾。」即潔後殿一笏地以居毛。各出乞於村市，歸以潔者奉毛，甚慇懃。年餘，丐中有黃耳小犬病癲斃，毛命釀錢市小棺，並小衣冠殮犬。各披麻執杖，號泣如生。毛於廟後點一穴葬犬。詎葬後，眾丐心頓明，漸知愧恥，忽泣曰：「蹴嗟來，何其難堪乎？」遂改習織蒲，或小負販。漸得利。不二年，丐俱化為小康，各於近村營家室。不忘毛德，爭供養之。毛曰：「爾曹曩以廟敗，瀆神已甚，盍再釀資略修葺，吾能使廟興。」眾曰：「諾。」毛為之開巨牖二，接南山秀；開土窖一，泄北陰煞。置籤筒，集籤詩，而神亦靈顯。車馬紛紛來報賽，賣茶賣香燭者，環居成村落。又來高僧主席，緇衣白足，不下百人；畫棟雕樑，晨鐘暮鼓，成大精藍。

是日，正集眾善信，開道場，毛亦合掌念佛。忽有香客，云自龍興集來，凝視詫曰：「公其陶莊之毛先生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客遂縷述陶莊事。陶自毛去後，不兩年，被盜，遭祝融，罹冤獄，家業頓傾。兩君削職，已物故。莊乃廢為丘墟。子孫式微，不知何往。毛泣曰：「吾以一念憤，不幾負吾死友乎？」眾益審毛之術神，富家大室，爭來邀致，而毛已杳矣。

至今陶莊一壞土，尚無居人，四井亦湮沒。耕者掘地，常得古磚，上有古錢文凸出，並造磚工人名。細玩之，果墓磚。噫！術人之神，正術人之可畏也。陶君忘父遺命，憑天理亦不克昌，豈待術人之穿鑿而後敗歟？